



阿詩瑪

—撒尼族敘事詩—

雲南人民文工團圭山工作組搜集

黃鐵 楊知勇 劉綺 公劉整理

中國青年出版社

阿 詩 瑪

——撒 尼 族 敘 事 詩——

雲南人民文工團圭山工作組搜集

黃鐵 楊知勇 劉綺 公劉整理

楊 承 青 插 畫

書號 582 文學 109

阿 詩 瑪

——撒尼族敘事詩——

搜 集 者	雲南人民文工團圭山工作組
整 理 者	黃鐵 楊知勇 劉綺 公劉
插 畫 者	楊 永 青

青年·開明聯合組織

出 版 者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印 刷 者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

開本 787×1169 1/32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

印張 2 7/8 字數 45,000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定價 5,300 元

印數 1—15,000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內 容 提 要

‘阿詩瑪’是雲南撒尼族人民口頭上長期廣泛流傳着的長篇敘事詩。阿詩瑪生長在農家，是一個聰明、美麗而又能幹的姑娘。當地有錢有勢的熱布巴拉想娶她給自己的兒子做媳婦，阿詩瑪不肯答應，熱布巴拉就帶着打手把她搶去。阿詩瑪的哥哥阿黑追到熱布巴拉家裏，和熱布巴拉父子鬥智、比武，都勝利了，才把妹妹救出來。可是，熱布巴拉不甘心失敗：當阿黑帶着阿詩瑪渡河的時候，他放下洪水，把阿詩瑪沖走了。相傳阿詩瑪並沒死，她被一位仙人——應山歌姑娘救到山上去，永遠再不下來了。撒尼族人民懷念她，常常對着山谷喚她的名字，山谷裏就傳來她的回聲。

前 言

在雲南中部圭山區彩雲覆蓋的羣山中，居住着彝族的一個支系——可愛的撒尼族人民。

每天，太陽還沒有出來，他們就到田裏去工作，一直工作到太陽落山以後，才肯回家休息。在貧瘠的山地上，他們不知道流了多少汗，付出了多少心血，才培育出豐盛的莊稼。姑娘們在放羊的時候也不停手地績麻。

在山上、在核桃樹下、在公房裏，姑娘們的歡笑聲，像突然響起的琴絃，終日不斷；笛子，三絃，隨時都在跳動，振奮人心。過去，他們唱出自己的痛苦：‘蕎子飯吃不飽，麻布衣裳破又爛。’每年秋收以後，地主來收租，來時吃‘下馬雞’，去時吃‘上馬雞’，農民辛苦一年的收成，變成了地主倉裏的存糧。過去，撒尼族的人民，長期受着統治階級的壓迫和歧視，受着國民黨反動派的欺侮和虐待，但就是在那些艱苦的年代裏，微笑也不會離開過他們黑裏透紅的臉龐。

在黨的領導下，他們很早就受了革命的影響，用高度的智慧和深沉的仇恨和‘老黃狗’（國民黨軍隊）進行鬥爭；小伙子參軍打游擊，姑娘們送公

糧。當解放大軍臨近雲南的時候，他們首先起來響應，放了‘第一槍’。多少年來，他們爲了謀求自己的解放和幸福，無數的撒尼族英雄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阿詩瑪’就是產生在這樣一個勤勞、勇敢、追求自由、衛護正義，而且具有樂觀的信念和性格的民族裏的。

‘阿詩瑪’是流傳於撒尼人民口頭上的長篇敘事詩，是撒尼人民千百年來的集體創作，每個人都知道這首詩，並且熱愛着它。在舉行婚禮時，老年人舉起酒杯唱着‘阿詩瑪’；年輕人在戀愛遭遇不幸時，也念着‘阿詩瑪’；姑娘們把‘阿詩瑪’的痛苦當成自己的痛苦；撒尼族的史詩上，也片斷記載了‘阿詩瑪’；傳說着阿詩瑪是撒尼人中第一個出嫁的姑娘。在過去，小伙子和小姑娘們在勞動中建立的感情以及婚姻的幸福，都是得不到保障的。多少撒尼青年爲了反抗不合理的婚姻制度進行了不屈的鬥爭；而婚姻的掠奪，也正是階級鬥爭的反映。阿詩瑪和阿黑行爲正是表現了撒尼族人民反抗統治階級的英勇鬥爭和追求自由幸福的堅強意志以及對未來充滿勝利的樂觀的信念。因此，阿詩瑪和阿黑至今還活在撒尼人民的心上。詩篇被長期地廣泛地流傳下來，經過人民的千錘百鍊，成爲撒尼族的珍寶。

我們和撒尼人民一起生活了兩個半月，體驗了他們的思想感情，經過了半年的工作，才能把這樣一首美麗的詩篇介紹給大家。

‘阿詩瑪’為我們刻劃了兩個撒尼青年的生動形象：阿詩瑪是一個可愛的、美麗的、聰明的和性格堅強的姑娘，她三個月會笑，笑聲就像知了叫一樣；五個月會爬，爬得像耙齒耙地一樣；七個月會跑，跑得就像麻團滾一樣；長大以後，幫着爹爹媽媽種莊稼。當阿詩瑪被搶走的時候，盡管熱布巴拉百般地誘惑她，恐嚇她，可是阿詩瑪的回答是堅強的：‘你家穀子堆滿樓，牛羊站滿山，我也不情願。你家金銀馬蹄大，我也不稀罕。’‘錢賺不了心，大話嚇不了人，阿着底不屬你一家，那三塊地，三間房的主人是我們。’她始終不屈服於惡勢力之下。阿黑代表着撒尼族最勇敢機智的青年，雖然熱布巴拉對他百般刁難，可是他在比賽中調子唱得好，又是勞動的能手，所以完全戰勝了醜惡無能的阿支；一個人打死了三隻老虎，把妹妹救回去。

這裏，可能有人會問：為什麼阿詩瑪那麼堅強，阿黑那麼英雄，而阿詩瑪還是回不了家，終於變成了回聲呢？這是因為阿詩瑪生長的時代不同。‘阿詩瑪’肯定的是產生在封建時代。在那時，在封建階級的統治下，熱布巴拉無疑的是地主階級的當權派，是惡霸，人民雖然能夠反抗，但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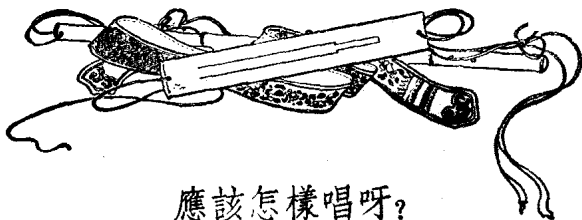
時還不可能取得完全的勝利。可是他們對未來仍然是充滿了樂觀的勝利的信念的。阿詩瑪變成了‘回聲’，正說明後代的人們永遠地紀念着她；阿詩瑪的聲音和她的故事，永遠在撒尼人民精神裏迴響。

這首詩，寫的是很多很多年以前的故事。如今，毛主席的光輝照遍了老圭山，撒尼人民已經得到了幸福生活，姑娘們的臉上不再掛着淚水，可是，阿詩瑪和阿黑的勇敢、堅強的精神，永遠在鼓舞着撒尼族人民。

好，讓我們翻開書頁，和他們生活在一起吧。

黃鐵 劉綺

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應該怎樣唱呀？

破竹成四塊，
劃竹成八片，
多好的竹子呀！
拿來做成口弦。①

口弦輕輕地響，
彈出心裏的話，
多好的聲音呀！
愛它和寶貝一樣。

石頭脚下蜂盤窩，
釀出的蜂蜜甜又香。

① ‘口弦’是一種長兩寸寬五分，中間雕出一小齒的竹片，兩端拴有棉線，利用中間小齒的彈動及口形變化，可以彈出不同的聲音。由於它所發出的聲音與撒尼族語言比較接近，撒尼姑娘便把它作為談情說愛的工具，用它代替語言傳達感情。

可是，我不會盤呀！
我也不會釀。

塘邊樹草長得旺，
四月的布穀唱得忙。
可是，我不會長呀！
我也不會唱。

彎曲的老樹難成材，
不會唱的我呀！
好聽的調子唱不來，
可是，又輪到我把口開。

應該唱一個呀！
應該怎樣唱呀？
山中的姑娘，
山林中的花！

爹媽曾經教過，
子孫也曾經聽過，
一代一代傳下來，
故事越唱越多。

三歲的小水牛，

四隻腳落地，
後腳踏前腳，
跟着媽的腳印走。

苦蕎沒有棧，
甜蕎三個棧。
撒尼族住在山壘山的地方，
我們愛自己生長的家鄉。

我們弟兄呵！
我們郎舅呵！
調子應該怎樣唱？
趕快來商量。

應該唱一個呀！
應該怎樣唱呀？
山中的姑娘，
山林中的花！

樹老不好栽，
青藤人人愛。
會唱的，人家聽着說好聽。
會說的，人家看見就高興。

雁鵝不長尾，
伸腳當尾巴。
我唱得不好，
也要來參加。

應該唱一個呀！
應該怎樣唱呀？
山中的姑娘，
山林中的花！

我們弟兄呵，
我們郎舅呵，
河邊有樹三棵，
問問它該唱個什麼歌？



在阿着底地方

在撒尼族阿着底地方，
阿着底的上邊，

有三塊地無人種，
三所房子無人煙。

那三塊地留給誰種？
要留給相好的人種；
那三所房子留給誰住？
要留給相好的人住。

沒吃過的水有三塘，
塘水清又亮，
三塘水留給誰吃？
要留給相好的人吃。

沒有人繞過的樹有三叢，
樹叢綠茸茸，
三叢樹留給誰繞？
要留給相好的人繞。

格路日明夫妻倆，
繞過樹叢穿過塘，

⊙ 撒尼族是彝族中的一個支系，主要居住在雲南省路南縣圭山區，有自己的文字和語言。‘阿着底’據說即現在的大理縣。撒尼族據傳說：原住大理，後遷到昆明碧雞關，因反抗租佃壓迫失敗，才遷到路南圭山區。

種着山地住着房，
就在這裏安家了。

格路日明家，
花開蜜蜂來，
嗡嗡的叫嚷，
忙着把蜜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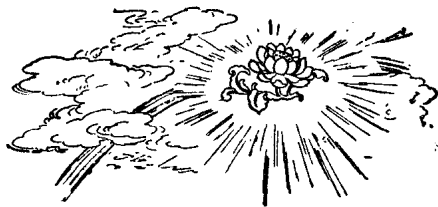
院子裏的樹長得直挺挺，
生下兒子像青松；
場子裏的樹長得香悠悠，
生下姑娘像桂花。

阿着底的下邊，
住着熱布巴拉家，
這家人良心不正，
螞蟻都不敢進他的門。

熱布巴拉家，
有勢有錢財，
就是花開蜂不來，
有蜜蜂不採。

場子裏的樹長得格杈杈，

生下個兒子長不高大，
他叫阿支，阿支就是他，
他像猴子，猴子也像他。



天空閃出一朵花

格路日明家，
兒子叫阿黑，
像高山頭上的青松，
斷得彎不得。

圭山的樹木青松高，
撒尼小伙子阿黑最好，
萬丈青松不怕寒，
勇敢的阿黑吃過虎胆。

大風大雨天，
他砍柴上高山，

石子地上他開荒，
種出的玉米比人旺。

從小愛騎光背馬，
不帶鞍子雙腿夾，
拉弓如滿月，
箭起飛鳥落。

他唱山歌，
畫眉飛來和，
他吹笛子，
過路馬鹿也停腳。

撒尼人民個個喜歡，
撒尼人民個個讚揚，
勇敢的阿黑呵！
他是撒尼小伙子的榜樣。

老鷹落在高山上，
好花開在清水旁，
阿黑的妹妹阿詩瑪，
是個可愛的小姑娘。

爹爹身上三分血，

媽媽身上七分血，
媽媽身上藏了十個月，
爹爹身上也藏了十個月。

那一天，
天空閃出一朵花，
鮮花落在阿着底的上邊，
阿詩瑪就生下地啦。

撒尼族的人民，
一百二十個歡喜，
撒尼族的人民，
一百二十個高興。

沒有割臍帶的，
去到陸良拿白犂鐮，
沒有盆來洗，
去到瀘西買回家。

瀘西出的盆子，
盆邊鑲的銀子，
盆底嵌的金子，
小姑娘賽過金子，銀子。